



“童年”与“七月”

□吴凤鸣

自从家里那只叫“童年”的猫丢失后，我就时不时跟朋友提起“还想养猫”。有一天，朋友终是受不了我的唠叨，发了一张小猫的照片过来，“要不要这只？回话，要的话立马送来。”我没有立即回复，陷入了思想斗争中。

走失的“童年”

说实话，小猫很可爱，黄白相间的皮毛，小而尖的耳朵，嘴角上翘，一瞧就仿佛在对着你笑呢。

看着它，我又想起“童年”，它的母亲刚刚生下它两个月，我和女儿就把它从朋友家带来养在身边。它一进家门，就东瞧瞧西看看，一点也不闹。我给它买的小玩具、小零食，它都异常喜欢。女儿抱着它，它就闭上眼睛睡觉，很享受的样子。我们也常用小绳子、小线团逗它，它跑过来跑过去，欢乐极了。它生病了，女儿半夜起来给它喂药，给它盖被子。我们就这样宠着它，长到七八个月大时，“童年”成年了，个头也肥大了许多。

那天，我独自一人在家，清早起来就没看到它。我把家里的柜子、盒子全都翻遍了，也没找到。晚上刚下过雨，阳台有些湿滑，会不会一不小心摔下去了？想到这里，我吓了一跳。我俯身往楼下看去，楼下没有异样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沿着楼梯一层一层唤着“童年”，却没有半点回应。我又到楼下的花园找了几次，也没有发现它的踪影。我又跑去查监控，张贴寻猫启事，能想的办法都做了，“童年”依然毫无音信。好几天过去了，“童年”仍没有回来，我彻底放弃绝望了。

有朋友告诉我：“猫猫记性不好，跑出去就跑不回来！”还有朋友告诉我：“猫猫没有感情，长大了就往外跑，养也白养。”我一直不相信，我们是那样爱它、宠它。然而，朋友们的说法似乎都被证实了，“童年”没了，不回来了。

当朋友问我是否要养那只小黄猫时，我心里紧蹙了起来，“没有感情”“养也白养”很是刺耳与心酸。

黏人的“七月”

“七月”是“童年”走失5个月后我养的一只小狗。

与“七月”相遇，是一种缘分。那天，我下乡，刚到一户农户家不久，突然发现脚边跟了一个小东西，毛茸茸的。我低头一看，是一只白色的小狗，很小，可能只有两个月大。我俯下身去，抚摸它，它毫无敌意，任由我摸着。

“多可爱的小狗！”我对旁边的主人说。“它乖得很。”主人答。我笑笑，又看了一眼小白狗，径直朝对面停着的车走过去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小白狗也摇摇摆摆地跟了过来。我蹲下来，伸出双手，轻唤它。它停下来，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直直地朝我走来。我抱住它，它用舌头舔我的手，多黏人的小狗。我已经喜欢得不舍得放下。

“喜欢就拿去养。”主人看出了我的喜欢。

“真的可以？多少钱？”我怕主人反悔。“100元，你拿去，很好养的。”主人说。就这样，我将小狗带回家，一路都兴奋着。

该叫它什么呢？总应该有个名字才好。我抬头，看见墙上的日历正翻到七月。就叫它“七月”吧！“七月”“七月”，我试着喊了几

声，顺口、好听。它歪着脑袋看我，似乎也喜欢这个名字。

朋友说狗狗要带出去遛的，可我从不要“七月”，我上班，它就独自在家。渐渐地，它熟知了家里的一切。我每次下班回来，它都守在门口迎接。

“七月”越来越调皮。它会把我的拖鞋从客厅咬到卧室，再从卧室咬到阳台；它会咬着一个东西扔出去，又跳上去抓住，再扔再抓；一张被风吹动的叶子，它会追逐着玩上好半天……但它从不咬坏东西，仅仅是玩耍而已。

渐渐地，“七月”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话了，经常跟我互动。我上卫生间，它想跟着，我说“出去”，它就立刻转头出去。吃饭时，它就跑过来，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望着，眼里写满了期盼。我给它一块肉，说“过去吃”，它就乖乖地叼到窝里去吃。

“七月”渐渐长大，体形倒是没长多少。有朋友告诉我，“七月”可能是泰迪和比熊的后代，长不了多大。我很喜欢，希望“七月”一直小小的。

一天早晨醒来，发现“七月”居然躺在我旁边，蜷缩成一团，用身子偎依着我的头，睡得正香。它是什么时候上来的，我不得而知。看着熟睡的“七月”，我又想起“童年”来，曾经“童年”也是那样黏着我。我对“七月”的宠爱不亚于“童年”，或者说更胜一筹，这或许有我想弥补失去“童年”的遗憾吧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)



冬苋菜

□石子

冬苋菜是我们这地方极普通的一种菜，生长在冬季及初春，因此，它有另外一个称呼——冬寒菜。它的叶子如巴掌大小，圆形，色泽葱绿，叶柄长，茎肥实，剥皮后，有黏手的汁液渗出。我们这地方，冬苋菜的吃法大致有两种：一是煮成菜汤，放点猪油，配点老姜味精食盐，再加点米粒或小苏打，煮出的汤菜滑溜可口，味道鲜美，是下饭的上等汤菜；二是煮成冬苋菜稀饭，做法是待稀饭熬熟时，放进冬苋菜，再加点猪油与食盐，这种稀饭吃起来清新清爽，大开胃口。当然，我家的冬苋菜，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炒。这是一个餐馆老板推荐给我的。

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冬苋菜，三天两头总要买一些。所有叶子菜中，冬苋菜的价格算贵一点的。种冬苋菜是一桩需要技术的农活儿，选择的菜地要肥沃、利水、向阳。秋收之后开始平整土地，撒下冬苋菜种子，用谷草或者秸秆覆盖好，待发芽出苗后，揭开，让它在阳光下慢慢生长。种植过程中，早期多用农家肥提干壮苗，然后多施氮肥催苗长叶。在乡村教书时，我曾亲自种植过冬苋菜，但都长得不好。看看别人的菜地，冬苋菜肥壮茂盛，长势喜人。问之，则说我在择地和施肥上都有问题。冬苋菜是极喜欢肥沃土壤和农家肥的一种菜，土壤瘦了和农家肥用少了绝对种不好。

冬苋菜长大，可以一茬接着一茬割，割得越勤，它发的侧株越多，冬苋菜也就长得越茂盛，越鲜嫩。一直到第二年暮春，冬苋菜叶子虽然老了些，但还可以吃。冬苋菜的种子街上可以买，但在我们农村，多数人家都是自己蓄留种子。冬苋菜长大，选两株长得肥硕健壮的冬苋菜不割主干，让它自然生长。到了暮春时节，这两株冬苋菜已经长成小树一样高，开花，结籽，等到叶子枯黄，茎秆苍老的时候，就割下来，在太阳下晒干，抖落籽粒，就是种子了。

近日看书，知道了冬苋菜古代称为葵，它的学名叫冬葵，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蔬菜。只是在明朝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，把葵看成了一种草，根本不把它视为菜。我想，李时珍也许是从药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葵的吧。的确，冬苋菜是一种性情温凉的菜，具有败火清热的功效。

冬苋菜在今天已算不得“百菜之主”，不过它毕竟是一种好吃的蔬菜，它自有存在的价值。大千世界，每一种植物，每一种动物，每一个人，都是独特的，都有生命的精彩。

(作者系重庆璧山区作协主席)



向日葵·亮(外一首)

□海清涓

你的明亮，亮过季节，亮过岁月
让所有的传说，都暗淡成虚构
度娘告诉我的，关于你的那六个凄美
现在，我一个也不信了

你的辉煌，你的傲然
整形达不到，化妆达不到
你是花界的光明使者，唯有你
才配得上这份至高无上的明亮

今天，我替你打开天窗
向日葵，请亮出藏在心底的秘密
你向阳开，你生生世世向阳而开
不是为了仰慕谁，更不是为了追随谁

向日葵·抱

被一万个太阳，热情照耀
有几个出生在中春的人
眼泪不会弱弱地掉下来

被一万束光芒，深情照射
再凉的身子，也会一寸一寸变暖
再硬的心肠，也会一点一点变软

在初晴的秋天，有幸被一万个太阳
被一万个柔润的太阳紧紧拥抱
我想，这个即将来临的冬天
一定，一定不会太冷

(作者系重庆永川区作协副主席)



画家打伞

□武辉夏

四川美院教授、著名色彩大师杜泳樵，痴迷画画，经常闹些笑话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一个雨天，我和泳樵兄在枇杷山公园茶馆喝茶聊天，谈天说地，忘乎所以。

离开茶馆时，雨小了，各自打伞，准备回家。分手时，我回头一看，笑出了声：“杜老师，你手中怎么拿个痰盂盖盖？”周围的人也都大笑捧腹。原来，杜泳樵无意间将痰盂盖盖当成了雨伞。泳樵甚为尴尬，连忙说：“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”

不是痴痴癫癫的当不好画家，不是昏头昏脑的当不好画家，不是丢三落四的当不好画家，不是糊里糊涂的当不好画家。泳樵兄的昏就是一例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)



武辉夏作品